

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： 回眸榜书就是对传统的重读和敬畏

千百年来，榜书的功能从赞颂帝王功德、装点皇庭宫苑到题写商号、宅第、庙宇、要塞、城楼、名山等。书体则有篆书、真书、行书、草书等，明显随汉字演变而更丰富。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接受收藏周刊记者专访时，从古到今把榜书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深入梳理，并从回眸榜书中剖析书法创新，他认为，“守正不易，创新更难。”

明清榜书名家增多

孙中山郭沫若榜书也很著名

收藏周刊：我们能否简约梳理“榜书发展脉络”？留存的经典榜书有哪些？

梁江：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对此有很简明的解读：“榜书，古曰署书。萧何用以题‘苍龙’、‘白虎’二阙者也；今又称为擘窠大字。”据启功先生考证，“秦书八体”分为四类：一是以前的古体一大篆；二是“书同文”后的正体一小篆；三是“以趋约易”的俗体—隶书；四是其它用途的字体。“署书”应属于第四类。萧何虽以榜书装饰宫殿，但据《泰山》《琅琊》《峄山》《会稽》刻石和文献资料，在秦统一文字以前已有榜书。第一位写榜书的是秦丞相李斯。

千百年来，榜书的功能从赞颂帝王功德、装点皇庭宫苑到题写商号、宅第、庙宇、要塞、城楼、名山等。书体则有篆书、真书、行书、草书等，明显随汉字演变而更丰富。著名榜书家继李斯、萧何之后，汉魏有梁鹄、韦诞、卫凯，唐代颜真卿、殷仲容、王知敬，宋朝有黄庭坚、米芾等。明清建筑物的规模体量扩充，榜书名家更多。近现代以来的孙中山、郭沫若、舒同也很著名。

泰山现存摩崖题刻有800多处。经石峪金刚经，字大二尺，尚存千字之多。泰山玉皇顶楷书石刻《五岳独尊》每字约半米，气势恢宏；山东青州云门山明代石刻“寿”字高7.5米，右下角寸字高2.3米，有“人无寸高”的戏语；山海关城楼的明代“天下第一关”牌匾，长近6米，宽1.55米，一个繁体“关”字高1.45米，几里之外远望已十分壮观。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存众多，书法史上重要的摩崖、石刻例子很多。四川乐山大佛与两旁众多摩崖大字浑然一体，洛阳龙门伊水河畔的石刻以气质雄强著称等等，都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。

收藏周刊：您认为已知存世的榜书，值得传承的因素包括哪些？

梁江：古代书艺有丰富的遗存。首先，这里有极深厚的文脉传统，理当循此正本清源。从道的层面上说，历代文化所积淀而成的伟岸之气格、正大之气象，这是中华文明之精粹，让我们有高山仰止之慨。从器的角度而言，众多书迹呈现的风格样式丰富多变，从作品与空间环境的关系，到章法布局、构字结体、轻重徐疾以至众多作品的异同和呼应，都有很多需认真研究和传承光大之处，这是要下工夫的。

书艺中难度高的是小楷和榜书

收藏周刊：不少书法家认为，榜书并非小字放大，它具有独立的构成法则。您认同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榜书本身具有怎样的法则？

梁江：榜书不是简单的写大字，把小字放大就行，而是要全身运动精气神合一的一种创作形式。有说当年汉丞相萧何为题写“未央宫”匾额，居然“覃思

三月”，可见其笔无妄下。从古代书论当中可以窥见，书艺中难度高的是小楷和榜书。古代善榜书的人寥寥无几，东晋二王也没有榜书传世之类记述。蔡京的榜书在宋冠绝一时，宋徽宗赵佶题字必找蔡京，从榜书看蔡京的书法工力是在宋四家之上的。

榜书自有其结字法则。唐张怀瓘《书断》云：“（飞白）本是宫殿题署，势既径丈，字宜轻微不满。”宋苏轼说：“大字难于结密无间，小字难于宽绰有余。”黄庭坚诗句云：“大字无过《瘗鹤铭》，晚有石崖《中兴颂》。”

至清人包世臣，把其中奥秘说清楚了：“古人书有定法，随字形大小为势。书体虽殊，而大小相等，则法出一辙。至书碑题额，本出一手，大小既殊，则笔法顿异。后人目为汇帖所迷，于是有《黄庭》《乐毅》展为方丈之谬说，此自唐以来榜署字遂无可观者也。”只知临帖，小字放大，以至唐以来“遂无可观者”。

收藏周刊：写榜书，能检验一位书法家怎样的书法素养？

梁江：现代技术手段能把字随意放大缩小。古代刻石，需先书丹再交给刻工，必须是需多大就写多大，这是极难把控的。江苏镇江南朝《瘗鹤铭》，考古界有一说推断，可能两人同时合写一字。

小字可伏案书写，视野聚中，运笔范围小又有依托。榜书多为凌空操笔，视野受限，书写要全身配合。对于笔划、结体要有很强的驾驭和控制能力。又因远距离观赏需要，讲究气势，用笔宽厚，收放中能体现精神气貌，这是很难把握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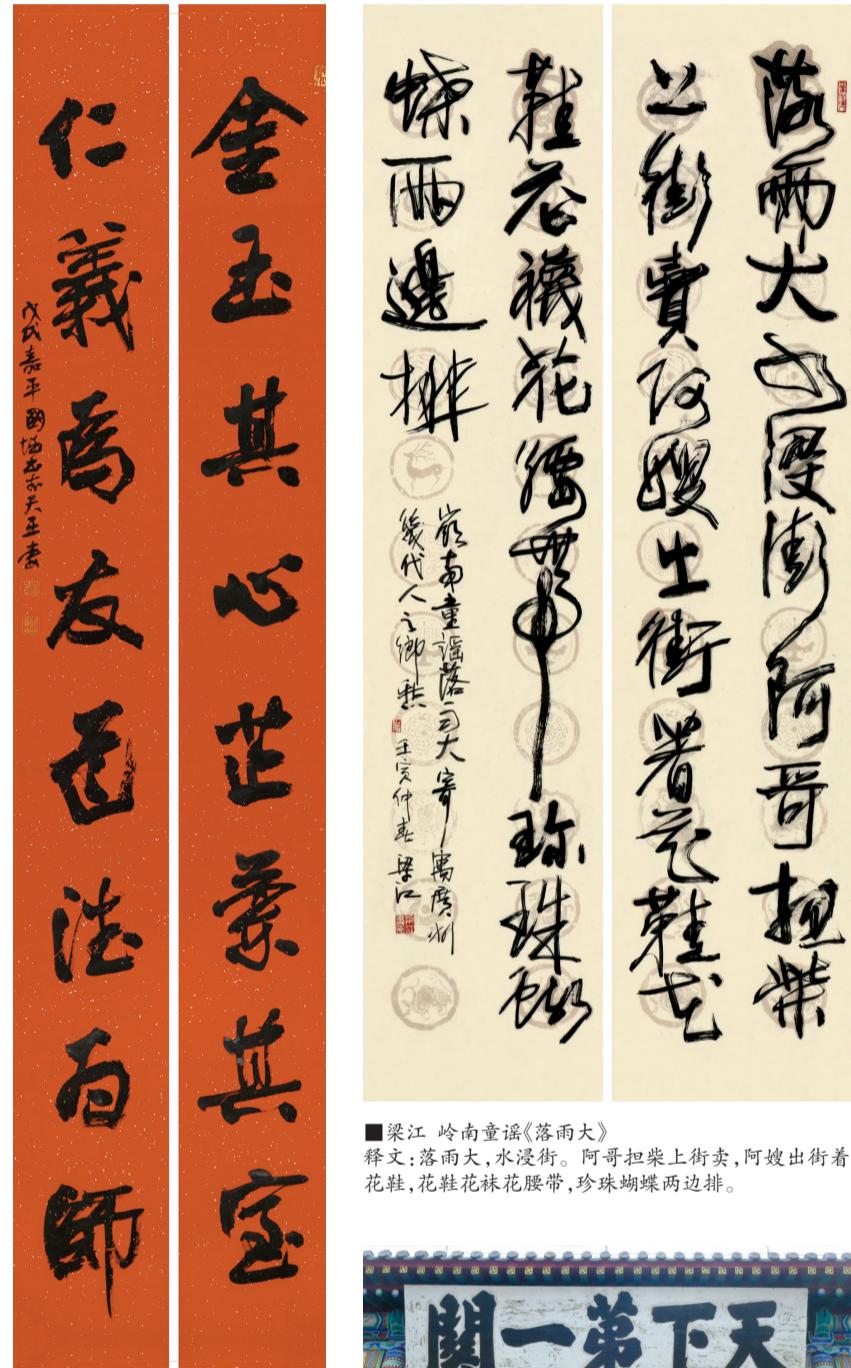
明代费瀛《大书长语》说到写大字的要点：“必须明师指授，八法、八病、运笔、撮襟等法，逐一讲究，意中了了，然后落笔，则一点一画都从规矩中来……临写时，更得精通书法者，提掇点化，则心益明，见愈长，临池之业，日异而月不同，骎骎骚到古人文佳处矣。”在掌握书写技能、消除八病、出入规矩之后，再增大字径，循序渐进，直至心手相应。是故，榜书很能考验书法家笔墨工夫。

所谓突破 是突破已有水准和达至更高造诣

收藏周刊：今天回眸榜书，是对历史传统的重读，也在启示今天书法发展的方向问题，您在当天研讨会上，谈到了当代书法的困境，您认为，目前的书法应该如何寻求突破？

梁江：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说过，“各种美术，以写字为最高。”林语堂说过，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，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”。有识见持类似观点的文化人很多。

回眸榜书其实也是对历史的重读。为什么要敬畏传统？因为人的能力和时间是有限的，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要再重新发明一次已有的方法，这不是愚蠢的做法吗？当代的书学，更需



■周国城《金玉仁义八言联》
释文：金玉其心，芷兰其室；仁义为友，道德为师。



■山海关牌匾“天下第一关”

把既有的东西先接收过来，在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谈往前推进。

前几年在中国书协的一个高端论坛上，我谈到一个让人惊诧的观点，我说，当代书法艺术不仅说不上发展，反而退步了。什么是发展？发展需在前人的水准之上再多走一步。现时书坛号称大师、大家的很多，但谁有胆量能说已超过王羲之、赵孟頫，超过吴昌硕了？如果连原来的、已有的高度都没有达到，能奢谈发展吗？东晋时期人口1600多万，连现今广州市的人口都不到，竟出了王羲之和王氏一族众多的大书法家。现今书法家的人数可能已不止千万了，书法事业或说真是大大发展了，但书法艺术真超过前人超过这些大家了吗？若没有在前人已达到的水准

上有新的推进，有新的贡献留给历史，当今的我们会不会惭对后人？

我的发言，很赞同广东书坛之“守正创新”，也一再强调“守正不易，创新更难”。所谓突破，是突破已有水准和达至更高造诣，守尚不能，遑论新创？至少在书法这一艺术门类是这样的。

简介

梁江

中国美
术馆研究
员、广州美
院中国近现
代美术研究
所所长

